



## 科普文学

县),起笔就说:“过去,出川入蜀,岷江是最重要的水路通道,而船过乐山,南下几十里就是五通桥。”除了地理位置的重要之外,五通桥还有一个特殊之处——盐。

乾隆十八年(1753)之后,嘉州、犍为的盐业生产和管理主要汇集在了五通桥,犍乐盐场雏形初现。盐业的核心区域得以确立后,一个新的盐业时代开始了。“出产之富,无逾此矣”,五通桥的盐远销外省,滇黔道上经常走着运盐的骡马,湖北人尤其喜食色质纯白如雪花的花盐,到了抗战时期,由于五通桥地理区域天然具有安全防线,而且历朝以来形成层层盐业管理,体系健全,足堪支持全国军供民食的重任,盐务总局从南京迁至五通桥,五通桥成为“抗战小盐都”,被推到了全国盐业管理的中心地位。

作为五通桥出来的文史作家,龚静染将自己置身于五通桥的历史时空。《花盐》这些文章所采用的文史资料,就像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四通八达,组合

### 林闻

《花盐》(四川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是四川文史作家龚静染的非虚构作品集,收录了30篇历史随笔。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三百年川南小城史”。这座小城就是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

翻开《花盐》,第一篇《复活的玉津

### 黎杰

父亲把凉椅搭在竹林边,摇一把蒲扇,眯觉。

我知道父亲假寐,因为竹林里偶有笋壳掉落,父亲便要虚眼一瞧。

院左,是一蓬竹林,竹荫遮去半个地坝。

地坝边,燃一堆柴禾,我妈说,烧湿柴,烟大,一抱那么大,熏黑蚊子。

雨停,秋后阳光仍烈。竹笋破土而出,疯长,踮老高,笋似玉米棒子,紧裹,刚出土时浅褐色,泛浅黄,黄散后,就全剩褐色了。

翘裂开的笋壳,像一瓣花,粗粗糙糙的,笋壳内里光滑,反光,壳背有层厚厚的短毛,条分缕析,笋壳干了,背壳上短毛自然炸开,密密斜竖着。

噼里啪啦,母亲在屋后砍猪草。

我搭一根木板凳,坐门檻上,写作业,竹荫落本上。

父亲鼾声很轻,他真睡了。

周遭特静,竹林里,笋壳被撑破,有细嫩声,脆,撕裂的清脆。

原以为父亲会醒,结果,他睡沉了,卷起的泥裤腿还没来得及放下。

正午。阳光钉子般扎地上,不动,不移。

### 李桂龙

我有一个小院,充满了生机和乐趣。小院东西宽七米,南北长八米,五十多个平方,足以扩胸踱步,扭腰踢腿。白天看云起云落,放飞心灵;夜晚观星移斗转,冥思遐想。

小院的四间瓦屋,一间留着儿子闺女逢年过节带孩子回家住,一个套间是我的卧室,中间两间当作客厅兼书房。书房里塞满了各种读过和没读过的书籍,有世界名著,也有文友们相赠的自己的文学书籍。还有幸福树、青苹果竹芋、孔雀竹芋、墨兰、一叶兰、竹柏、水培春羽、重瓣长寿花、大叶金钻等绿植,置放在书房、屋檐下的走廊及书架上。我在充实但不大的空间,煮水烹茶,逗一逗鱼缸里的金鱼,抑或独斟小酌,翻翻书,浇浇花,感到惬意温馨。



### 陈利

火药为什么叫“药”?而不叫它“粉”“面”什么的?既然我们的老祖宗发明它后称之为“药”,并且在几千年间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这其中肯定有不少奥妙的地方。

在历史的长河中,对火药也有各种记载。据《范子叶然》的记载,春秋时代火药就有文字记载,即“硝石出陵道”,它是我国目前为止最早记载火药配方的书,书中说“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这就是火药的配方。《战国策》中也有炼丹家向荆王献不死之药的记载。汉武帝也妄想“长生久视”,向民间广求丹药,招纳方士,并亲自炼丹,全国上下炼丹成风,盛行一世。唐代的《真元妙

## 自然物语

# 让笋壳飞一会儿

尘土飞,欢快地,挣脱了束缚似的,飞进光柱里,在竹林里漾。

湿柴哗啦啦响,烟打着旋儿,到处漫散。

空气稀薄,憋气。笋壳挺了身子,呈筒状,有细嫩的脆声。

久久地,才有一丝微风,从午后刮过,竹枝摩挲,沙沙响。

蝉声空洞,在竹枝间逡巡,纠结,阳光透明,尘土在光柱中飞,笋壳毛在光柱中飞。

嚓,嚓,嚓。笋壳想离开嫩竹笋了。嚓,嚓,嚓。竹笋的骨节在伸张。

笋壳要飞了,笋壳有些不舍,牵牵连连的,似愿又不愿。

笋壳仰起了头,笋壳更卷了,像一叶小舟,慢悠悠地把自己从嫩竹身上撕下。

其实,笋壳离地不高,只需一步就能着地,但笋壳像从竹节发芽生长到破土而出这个过程一样缓慢,仿佛要经过几个世纪,这过程慢得腾不起一丝丝的风,更不可能卷起空气中的浪,笋壳向前探了探身,荡一荡,再仰,再平躺,再大角度仰,而

后就折了身,落了一半,再卷,再折,再向前探,再折,就全落了,笋壳并不急着下落,而是向前一窜,再荡回来,悠悠地向下滑翔,向前滑动,渐渐地,即将触地了,却又荡起来,有如让空气托起来一样,滑向前,又滑回来,然后就实实在在地着地了,着地后,还不忘弹一下,又向上轻跃,晃晃,这下才尘埃落定,回归平静,心安理得地躺在土地上。

我仔细研究过笋壳落地的Q弹状,得知是因笋壳毛的支撑,笋壳就如一艘船落在毛一样的水上,才导致笋壳久久地靠不了岸。

而我的思想却抛了锚,常把笋壳落地的声音幻听成父亲的轻舢。

嘎吱,母亲显然听到了笋壳的掉落,她推开耳房木门。

母亲或许正早等着那枚笋壳的掉落。母亲捡起笋壳,正对阳光,一照,壳脉清晰,笋壳像阳光的颜色。

用湿布抹,用凉水喷,母亲压平笋壳,晾干,定型。

“踩上来。”母亲命令我把脚踩在笋壳上,她在笋壳上画出鞋样。

母亲在如豆灯光下飞针走线纳布

## 生活随笔

# 温馨小院

的形状。重瓣荷兰菊红黄两色,两个品种栽在一个盆里,让它们争奇斗艳。两颗三角梅一红一紫,粉墨登场,夏天是它们的季节。龙吐珠花冠上部色泽深红,红色的花冠从白色的萼片中伸出,宛如龙吐珠。龙船花株形美观,开花密集,花色丰富,是缅甸的国花。蒜香藤和蓝雪花是两株幼苗,正在冒芽——蒜香藤具有浓浓的蒜香味,枝叶疏密有致,花多色艳;蓝雪花长势强健,叶色翠绿,花色淡雅。明年春天支起篱笆,让它们大显身手。

一笼珍珠鸟,一雌一雄,娇小玲珑,活泼轻巧。这是一对爱洗澡、讲卫生的情侣,啄完食,洗完澡,闲来无事,便双双蹲伏在草窝口,文文静静,相互依偎,轻声细语,吱吱吱吱,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聊些我听不明白的事情。今日产下几枚蛋,两只小鸟正在专心致志地孵化小宝宝。

一笼金丝雀一雄一雌。雄鸟刚换完翎,尾巴还秃着。鸣叫起来时雌鸟是主角,叫声长短结合,粗细交换,雌鸟只会吱吱吱吱地附和。晚上休息了,雌鸟蹲在横杆上,雄鸟站在窝窝里,全然没有珍珠鸟恩爱。

一雄三雌四只芦丁鸡养在一个笼子里,完全是鸡的面目,鸟的身量。以前养过珍珠鸡,现在本想着养两只元宝

鸡,见了这小巧玲珑的芦丁鸡,便爱不释手了,重新做了选择。养宠物就不能身量太大,而且芦丁鸡是可以产蛋的鸡,即可观赏,又可食蛋,一举两得。只是芦丁鸡的叫声有些单调,不如鸟儿婉转。雌鸡的鸣叫发出“呼——呼——”的声音,雄鸡的鸣叫声短促而响亮。

最让我操心的是那条走一步跟两步的黑色泰迪犬葫芦。它的调皮程度是什么样子呢?一打开笼子门,葫芦就如那离弦的箭,噌地飞出来,紧接着围着院子“蹭蹭”地跑几圈,然后把一个塑料瓶撞得到处乱滚,一会儿又把塑料圈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玩够了,就将一些杂物都搬运到我坐的马扎底下。葫芦的优点是,明狗不做暗事,把咬下的花朵、花叶子、花盆里的土块,都会送到我跟前。其实葫芦干这些都是跟我学的,我给花盆松土,疏剪枯黄的叶子,摘掉枯萎的花瓣,葫芦都聚精会神地看着。等我洗完手回来,葫芦也把这些活儿干了一遍,并且将这些劳动成果全都展现在我眼前。抬起脚想踢它,它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一副既像是求饶又像是不服的样子,令人不忍下脚。

花花草草赏心悦目,玉鸟、珍珠鸟楚楚可人,再加上葫芦的闹腾,小院里生机勃勃。逝去的烟云不再翻涌,明日的朝霞仍会灿烂。后半生,能够有一个小院落脚,有鸟语花香相伴,有鸡鸣犬吠相闻,感到惬意温馨。

后来,人们见此法效果良好,又将装进纸里的火药,制成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在冬末初春,通过家家户户、村村落落燃放烟花爆竹的机会,让空气中弥漫的酸性气体,有效遏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旧时的中国,地广人稀,缺医少药,十分原始初级的“化工产品”火药,就成为十分救命的预防和控制瘟疫流行的“药品”,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在王安石的《元日》中看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屠苏酒和爆竹就表达出肠道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在新春来临之际的预防措施。

肠道疾病,只好将硫磺、硝石、木炭按配比用纸裹好,让广大村民点燃,产生大量的含二氧化硫成分的烟雾,并与空气中的水分形成稀硫酸气溶胶,对空气和水源进行消毒灭菌。

后来,人们见此法效果良好,又将装进纸里的火药,制成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在冬末初春,通过家家户户、村村落落燃放烟花爆竹的机会,让空气中弥漫的酸性气体,有效遏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旧时的中国,地广人稀,缺医少药,十分原始初级的“化工产品”火药,就成为十分救命的预防和控制瘟疫流行的“药品”,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在王安石的《元日》中看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诗中的屠苏酒和爆竹就表达出肠道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在新春来临之际的预防措施。

鞋的身影,多次出现在我的作文里,这场景,温暖了我整个童年。

父亲拿了弯刀,砍竹,起篾,他把笋壳编进斗笠,我们戴着上坡捡野生菌,下田帮拉牛,老家没萝卜,笋壳正好替代之。

篾箕盛灰面,要漏。父亲说,用笋壳打底,篾箕就不漏了。

在参加工作后一次学校老师指导学生手工创意画展上,我看到乡村田野上,头戴斗笠的老农在夕阳下捡菌;乡间小路上,牧童骑牛吹笛。当即驻脚,这些用笋壳粘出来的画虽拙朴,但震撼。

“包笋壳粽子。”某一年端阳,母亲说。我诧异。

母亲说,没有箬叶,笋壳一样可以包。去毛,蒸软,折包,上篾,笋壳粽子的竹香飘满那个端阳节。

前几天,回老家,青青翠竹已然包围了老房子。

围竹林转一圈,我捡了几枚笋壳,想带回城里。

可笋壳毛不同意,轻轻刺我手臂,如得了荨麻疹,我手背顿时红肿痒痒。

面对笋壳毛,我最终犯了怵,急忙丢掉。

离我而去的笋壳,又飘,又摇,又旋,不急于着地,我真不知它最终还会落向哪儿。

## 诗花烂漫

# 岚天的溪水(外一首)

### 谢子清

在岚天要找到一条小溪  
注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也并非毫不费吹灰之力  
择水而居是千年的执念  
随波逐流自然顺理成章  
只需日子投石问路  
对凉爽的渴望一次次发酵  
沿着任河逆流而上  
选定某一段分支不断深入  
刨根问底就会找到源头  
这些小溪明显涉世未深  
来不及学会迎合与取悦  
溪水保持着本质的凉度  
与河底棱角分明的石头一道

用不圆滑不世故  
告诉我们难得的冰冷与清醒

### 洗衣的人

早晨去运河边散步  
很容易看到洗衣服的人  
当然是上了年纪的妇人  
或三两结伴  
或茕茕孑立  
要么半躬要么半蹲  
从姿态一眼就看出虔诚  
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  
仿佛要把生活揉搓得纤尘不染  
但洗着洗着  
日子就哗啦啦流向远方  
她们的头发就更白了

# 秋欢(外一首)

### 王行水

月光如瀑泻落在荷叶上  
日渐枯槁的荷叶一片泪光  
花开花落又是一个春秋  
一生走不出这一方池塘  
鸟儿在空中拍打着自由  
鱼儿在水中摇曳着快乐  
倒映的人影与残荷共舞  
一曲霓虹羽衣在心中荡漾  
月亮圆了中秋又圆重阳  
嫦娥在诗词歌赋中经年流浪  
听闻秋老虎将杀回马枪  
趁着夜色我抓一把月光  
借一缕晚风送入你的梦中  
与你分享这份宁静这份清凉  
走向重阳最适合登高赏菊  
天尽头仍有地平线无限延伸  
夕阳滚下山坡被丛林接生  
一夜间又以初升旭日闪亮登场  
草木开始黄瘦百花纷纷凋零  
而菊花热烈盛开出十万个月亮  
十万个月亮映亮了叠翠兰亭  
叠翠兰亭的檐角打探到特大喜讯

约定好十一黄金周欢度国庆  
八万盆菊花擂台媲美邀君共赏

### 在太平溪畔采集秋色

三角梅仍然花开正艳  
而美人蕉一天天憔悴  
水杉在时光中焦黄大半身  
暂留下来的一点绿意  
也在回忆中感叹岁月  
枫杨的串烧花烧得枯干  
满树绿叶亦零星地  
被凶猛的褐黄攻陷  
枸橼果子青一半红一半  
踩着季节的节拍不紧不慢  
太平溪畔确实秋意渐浓  
青一色的盛夏一去不再  
色彩体现出了斑斓之美  
各自跑在命加快着速度  
最从容的是太平溪的溪水  
一如往常的澄澈岁月静好  
几乎看不到它的流淌  
只从草木楼宇的倒影中  
愈来愈深的颜色  
显映出它其实亦心思很重

# 牵牛花(外一首)

### 高琦

旋花缠绕草本,牵牛花  
埋在春天的种子,于  
夏秋时节绽放桃红紫蓝色花  
似喇叭的多色花  
温情而娇艳

全天运转汲取养料,供  
腋生花丰富多彩,饱满荫果

霞光中,一窝牵牛十余喇叭  
借秋风向世间吟唱  
勤耕农人顽强的赞歌

### 野菊花

金秋季  
宿根草本野菊花,鹤立  
枯黄草丛 贫瘠山崖  
茎秆撑起多枝翠绿披针叶  
聚合光之力  
供养  
多瓣头状花序舌状花  
向阳绽放  
清香飘散荒野,引来  
采花大盗  
西方蜜蜂大红侠蝶  
传粉

金菊花朵似盾牌  
不畏潇潇雨秋风拂  
独处寒秋亮节高风



# 母亲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 唐代贤

母亲的头发藏着诗句  
时光就是染料  
把青丝染成了白发  
母亲的额头刻着诗句  
风霜就是凿刀  
把青春凿成凹凸的沟壑  
母亲的眼里含着诗句  
亲人,牛羊,炊烟……  
村庄里的一切都是好词  
母亲的脸上挂着诗句  
虽然不知沧桑内涵  
却用微笑面对日月轮回

母亲的口里念着诗句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  
为我准备的行囊装满慈爱

母亲的双肩扛着诗句  
一头担春秋,一头担冬夏  
如弓的扁担比弯月耐看

母亲的双手攥着诗句  
打点泥土、柴草、针线……  
酿造出的生活宛如一坛蜜酒

母亲的双脚量着诗句  
留有足迹的地方  
都记得有几道弯,多少坎

母亲何止是一首诗  
古今中外咏颂的诗句  
汇成一条奔流不息的河

## 科普故事

# 火药

大步。中医的不朽之作《伤寒杂论》,就是一代医圣张仲景在亲眼看到瘟疫暴发,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的成果,至今还影响着中医的发展。

古代中国除了中医中药,就一无所有,没有工业及化工、没有西医药,更没有短时间发生作用的抗生素,更不知道这个地球上还有病毒细菌,以及这些病毒还会进化;他们没有显微镜和各种消毒剂,更没有完备的应急医疗救援体系。按中医的理论,这个世界上只有“正”和“邪”或“寒”与“热”,采取治疗和防范措施是“扶正祛邪”,等等。

过去,在没有各种消毒剂、消毒粉等条件下,为了应对呼吸道疾病和胃

